

温暖的风，吹向茫茫戈壁

■王梦缘

情到深处

8月的戈壁滩，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，一条公路蜿蜒穿过，伸向远方。路上，一辆贴着“走进热血边关 共筑钢铁长城”横幅的大巴车，载着官兵和家属缓缓向前行驶。大家挥舞着鲜艳的五星红旗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共同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旅程。

随着哈密军分区某边防团的家属来队住房设施逐渐完善，今年夏天，该团开展“军属边关行”活动，邀请家属来到军营，体验边防生活。军属们的到来，为戈壁带来不一样的活力。

父亲带来西瓜酱豆

那天，天刚亮，70多岁的贾青就围着院子里的一口大铁锅开始忙活。随着油温升高，他将小葱、发酵的黄豆、辣椒段、西瓜块及数十种调味料一一放入锅里。

年轻时因为工作忙，贾青顾不上给儿子贾亮亮做饭，便每隔一段时间做些西瓜酱豆放在家里，让儿子放学后配馒头吃。后来，西瓜酱豆成了贾亮亮服役20多年里最怀念的家乡味道。

等待美食出锅的过程中，天气越来越热，贾青的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了。他有些体力不支，只好坐下来休息。几天前，他与贾亮亮视频通话时，听他说起新疆的西瓜好，要是能做成西瓜酱豆一定好吃。贾青默默记在心里，当天下午便去买食材，打算快刀过去。晚饭时，儿媳提起贾亮亮的单位要举办“军属边关行”活动，问他想不想去。贾青开始有些犹豫。他当然想看看儿子服役的部队，可今年身体有些不如往年，又怕儿子因为担心他的身体而拒绝。最后，他让儿媳瞒着贾亮亮帮自己报了名。

西瓜酱豆做好后，贾青将其包裹严实，坐上从商丘到哈密的火车。途经西安时，他拨通贾亮亮的视频电话。

得知父亲已在赶来新疆的路上，贾亮亮有些吃惊。视频里，贾青将泡沫箱紧紧抱在怀里，激动地说：“看，我给你带了西瓜酱豆！”贾亮亮无奈地笑了：“爸，我都40多岁了，你还把我当孩子啊？”

“你再大也是爸的儿子。”贾青说。第二天，贾亮亮在哈密火车站等到了拖着沉甸甸行李的贾青。

回到家属来队房后，贾亮亮打开行李箱，发现里面除了几件父亲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外，就是芝麻糖、烧鸡、馓子、焦饼……全是他喜欢吃的。泡沫箱里的4瓶西瓜酱豆，由于天气炎热，有两瓶已胀盖了。贾青心疼得皱起眉头，贾亮亮立刻安慰道：“没事儿，爸，还有两瓶能吃呢。”说着，他拿起早上特意剩的馒头，夹着西瓜酱豆大口吃起来。

此次“军属边关行”活动，官兵和家属要乘坐数个小时大巴，前往该团所属某边防连。途中休息时，军属们纷纷拿出家乡特产分享，有泉州的吉红糕，有西安的柿子饼，有山东煎饼……

“这是我爸做的西瓜酱豆，快尝尝。”贾亮亮将西瓜酱豆与大家分享。看到大家赞不绝口，贾青便自豪地向其他家属分享“制作秘籍”。看着父亲兴奋的样子，贾亮亮忍不住笑了。

一起向界碑敬个军礼

在战友眼中，刘进和谢晴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军人夫妻。但边防军人爱情的甜蜜与苦涩，他们深有体会。两人生活的营区相隔数百公里，平时工作都比较忙，很久才能见一面。

在各自领导的鼓励下，刘进和谢晴报名参加“军属边关行”活动，才有了这次短暂的团圆。

刘进刚结束比武，匆匆赶来参加活动。谢晴看到许久不见的爱人脸晒得黝黑，忍不住笑了。活动第一站是参观某边防连。几年前，刘进曾在这里担任排长。于是，他主动为妻子当起了“向导”。“以前这儿没有围墙，我和战友自学了电焊，焊上了这块铁门。我们还扩建了一个蔬菜大棚，有一年我种的豌豆真的结出豆荚了……”刘进双手比划着，有说有笑地给谢晴讲了一路。

当时，刘进刚来这里，心里有些失落和迷茫。于是，谢晴就经常给刘进打电话。谢晴的陪伴，就像戈壁滩夜晚的星星，让刘进慢慢走出了低谷。

在边防连吃过饭后，官兵和家属集体前往中蒙353号界碑。远处芦苇随风飘荡，天地一片苍茫，界碑屹立于此，如同一名战士。这一刻，谢晴转头看向同样身穿迷彩服的刘进，心中激荡起阵阵温暖。

离开前，刘进和谢晴留在队伍后边，将界碑旁的杂草一一清理。一声响亮的“敬礼”声，两人同时将右手抬起。

这一路，与你同行

恋爱2年多，师钊和赵佳欢见面的时间不到2个月。今年5月，师钊休假回家，和赵佳欢领取了结婚证，并约定下次休假再举办婚礼。师钊归队不久，便接到一项紧急任务，和赵佳欢每天只能寥寥问候几句。

对此，赵佳欢内心有些失落。“路上实在没信号，不是不理你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车队头车驾驶员，头车任务很重，我要保证大家的安全，确保物资安全送达。”师钊执行完任务后，立刻道歉并解释，但赵佳欢还是有些不理解。

这次“军属边关行”活动，赵佳欢心里有气，原本不想来，但架不住师钊多次劝说，刚好她也想看看丈夫工作的地方到底是怎样的。

看到丈夫的那一刻，赵佳欢心里的委屈烟消云散了。“给你买的防晒霜咋不用啊？几个月不见，晒黑了这么多。”赵佳欢略带责备地说。

“我没事，老婆你一路辛苦了。”师钊笑着安慰。

活动开始那天，一大早，师钊轻手轻脚地从家属来队房出来，疾步走向大巴车，进行最后的安全检查。尽管前些天已反复进行检修，但想到即将要载着军属官兵在边防路上行驶几个小时，他心里的那根弦绷得越来越紧。

上午10点，大家登车完毕，孩子们的笑声、不同方言的问好声，让车里变得热闹温暖起来。

赵佳欢上车后，坐在离师钊最近的座位上。

一路上，许多家属好奇地看向窗外的戈壁滩，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独特的景色。赵佳欢也拿起手机拍照，准备发送时，却发现没有网络信号。从省道进入边防公路时，道路变窄，师钊谨慎地打着方向盘，确保大巴车安全转换线路。赵佳欢的目光紧随着丈夫转动方向盘的手，神色紧张起来。等大巴车安全行驶到公路上，赵佳欢的眉头才微微舒展。

漫长的旅途还在继续，车上渐渐安静下来。师钊端坐身体，谨慎驾驶着车辆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赵佳欢有些犯困，可还是打起精神。

“这条路看起来都长一个样，稍不注意就晕了。等会儿上车，你多睡会儿，不用陪我。”中途下车休息时，师钊抚摸着赵佳欢的脸庞说。

又过了1个小时左右，大家抵达活

动第一站。家属们都下了车，赵佳欢牵着师钊的手从车上下来，“累不累啊？”

“这算什么，还有更累更难走的路呢……其实，也没那么辛苦，别担心。”师钊发现妻子担心自己，马上改口。

界碑前，在大家的一声声欢呼中，师钊把一束“手捧花”送给赵佳欢，“对不起，平时陪你的时间少，一直没给你一个正式的求婚仪式。这束花是战友们帮忙折的，是大家对我们的祝福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赵佳欢笑着点头。

军娃集体生日

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夜幕降临，官兵和家属挥舞着手电，欢快地唱起生日歌。一级上士赖春华抚摸着儿子的头，眼里充满了温柔。

这些年，赖春华承担着团里大小点位的通信保障任务。赖春华的儿子豆豆出生后，赖春华几乎每年都只能隔着手机屏幕为儿子送上生日祝福。

得知今年团里举行“军属边关行”活动，赖春华很早就和豆豆约定：“这个暑假补过一个最酷的生日，你不光能见到枪，还能亲自试试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豆豆一脸不可思议。

“真的。”赖春华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暑假一到，豆豆就缠着妈妈黄旺娣：“咱们快去看爸爸吧，我都想他了。”不久，黄旺娣带着豆豆，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新疆。

在活动中，豆豆兴奋地触摸着枪，央求父亲为自己展示如何操作。在儿子面前，赖春华很快将枪支拆解再组装，豆豆兴奋地拍手鼓掌。活动最后一天傍晚，官兵和家属来到营区操场，给孩子们举行集体生日会。炊事班准备了美味可口的蛋糕，官兵还动手制作了许多生日礼物。豆豆捧着一块蛋糕来到赖春华面前说：“爸爸，我和小朋友们一起过生日，还收到了许多礼物，你说得没错，这个生日挺酷的。”赖春华用手指蘸取奶油抹在儿子的鼻尖上，父子俩大笑起来。

周末，微风吹散云层，阳光照射在家属来队住房前的花池里，一朵朵粉色的刺玫花随风摇曳，宛如一只只小喇叭。军娃们在院子里开心玩耍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，畅谈此次边关行的感受，言语间尽是对军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微风拂过一句句温暖的话语吹向远方，温暖着茫茫戈壁。

不久，许多军属就将踏上返程。他们就像戈壁滩上的一朵朵刺玫花，明媚美好，坚韧不拔。他们是边防军人坚强的后盾，支持着边防军人扎根戈壁，顽强生存。



插画/姜晨

家人

我初中毕业时，同学们流行在毕业纪念册上互相贴上照片，写上联系方式、兴趣爱好等，以此作为对这段青春时光的告别。同桌的纪念册里，有一栏要求填写自己的偶像，我写的是“老曹”。同桌问我：“老曹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我爸。”他很惊讶。或许在一个少年的眼里，以父亲为偶像是件稀奇的事。

我对老曹的感情是复杂的，小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害怕，而不是崇拜。老曹是名体育老师，更被人们熟知的身份是田径教练。在他上学时，因为体育老师一句“小伙子适合练田径”，他就一头扎进了这个领域。从此，他每天5点半起床长跑，这个习惯坚持了30多年。

那时候，缺乏训练器材，他就从废车上卸下车轮做成杠铃；没有跑道，就在渭河边打草，用脚踩出了一条跑道。

老曹踩出了跑道，却踩不出自己的人生坦途。尽管在高中校运会拿了3年投掷项目第一，可他还是因为缺乏专业指导，以体育专项差1分的成绩，与体育大学失之交臂。这是老曹遗憾的两件事之一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田径。

老曹让我敬佩的点就在这儿，那就是用一生的坚持去追梦。当不成运动员，他就从小学体育老师做起，立志要将农村有田径天赋的孩子送进大学，送进体工队，看着他们“起飞”。他的田径队后来有了近200名队员，他家从小就跟着老曹训练。年轻的老曹更像是他们的兄长，也俨然有了如师如父的模样。

23岁开始训练所在小学田径队，25岁带领队员包揽乡运动会所有项目冠军，后来带队多次刷新乡运动会所有项目纪录，在区田径运动会上团体总分连续6年排名第一……我曾经问老曹，为啥其他体育老师成绩比不过你，老曹说：“没几个人会每天5点半起床带着队员一起练，会为了一个好苗子跑去人家家里帮着割麦子。”那时农村条件有限，即便孩子有天赋，家长也可能觉得田径是不务正业而不让孩子去训练。老曹家没办过，只能骑着他的老自行车去人家家里帮忙干农活，软磨硬泡地劝说，这才有了那些优秀的运动员和一个又一个冠军。

我出生后，我妈成了田径队的大厨。她和老曹在村里鱼池附近的野地上开辟了一个土操场，和我那些师兄师姐们一起盖了几间瓦房作为宿舍，然后就开始“奋斗”。据我妈回忆，我学会走路后，有一回跌跌撞撞不小心走到了跑道上，影响了队员测验成绩，把老曹气坏了。在老曹的两箱荣誉证书中，他的名字许多回都被错写成“曹连第”（父亲本名曹连弟），据说是田径界的人以为他的名字是“连续第一”的意思。

老曹带了近28年田径队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师，到西安市声名远扬的田径教练，他的队员从乡第一走到全国第一，有几十个上了大学，从事体育教学工作。每走出去一个运动员，他那些有些缺憾的梦想就又圆满了几分。

老曹的第二个遗憾就是没当兵。高考失利后，身材健硕、非常自律的老曹看到好朋友参军入伍，不由得也心生向往。奶奶经历过战争年代，认为当兵是件危险的事，坚决反对。老曹从小就是孝子，只能就此作罢。

如果说，老曹的第一个遗憾是用队员的成才来弥补，那第二个遗憾弥补的办法，或许就是在我报高考志愿时，坚持让我报考国防生。我觉得自己性格有些散漫并不适合，到最后还是无奈妥协。自此，老曹似乎再无遗憾。

尽管我对老曹追梦的决心充满敬佩，但对他的种种严苛要求还是有些不满足。和传统的“中国式父爱”一样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老曹几乎没有表扬过我。哪怕是7门课考了692分，他还是会问我那8分为啥丢了。可到了高二学习成绩有些下降时，他却没有责怪我，只说了句“要是住校觉得压力大，就回家，我接送你”。于是，高三那年，老曹骑着一辆电动车，在车流湍急的早高峰送我上学，中午来给我送饭，晚上又接我，整整一年，从未间断。

每次坐在电动车后座，看着老曹宽

偶像老曹

曹达功

阔的背影，我有时也会想起来自清先生的散文《背影》。透过老曹的背影，我确实能感受到他无声的爱。

我长大了，老曹老了。其实，老曹早就生出了白发、白胡须，也会因为年轻时落下的伤病而时常腰膝疼痛，只是他总在我面前摆出一副“老当益壮得很”的形象。

可哪有一直健壮的人呢？老曹生病时恰逢我大二的暑假。正在筹备省全运会的他突发高烧，持续不退，检查情况不容乐观。4个月后，癌细胞扩散到了他的全身。曾经健硕的老曹瘦得脱了相，眼睛都显得大了，脖子上的皮肤松弛得像老人，言语已不能正常表达。那时的他，已经不愿意见我。我回去时，他总是挣扎着用手拍打着让我走。

母亲说，老曹走的时候，一直看向我学校的方向。那时，我也被一个梦惊醒，然后就接到了电话。电话是老曹的好友，那个当过兵的叔叔打来的。他告诉我，老曹曾让他好好给我讲讲部队是啥样的，让我以后一个人好好学，老曹不能陪我了。

2012年的最后一天，我永远失去了视为偶像的老曹。后来回忆时，想到很多老曹和我事：他会在亲戚说我毕业后军衔是“一毛二”时，认真地纠正正是“一杠两星中尉”；会在我高考成绩出来时，在单位转来转去，满脸笑容地向大家告知我的成绩；会在我建立大学田径队时，细心地教我训练队员的方法……原来，我将老曹视为偶像，老曹也以我为骄傲。

老曹曾说，他要当兵，凭他的自律和努力一定比散漫的我强得多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可他走后，我似乎一夜长大，再不会不加顾忌地率性而为。入伍后的我，努力做好每件事，出了些成绩，越来越多的战友也开始叫我“老曹”。

去年休假回家，一个儿时的伙伴说，你越来越像你爸了。我问他，是长得像吗？他说，感觉。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确实挺像。原来，在潜移默化中，我一直向老曹靠近。一样魁梧的身躯，脸上不再是轻浮和毛躁，身上是老曹曾经梦寐以求的军装。很遗憾，老曹从来没亲眼见过我穿军装的样子。如果他看见已是少校的我，一定会很欣慰吧。

老曹告诉过我，400米田径场跑道的路线是逆时针的，也蕴含着每一个运动员的追求目标——更快更好的成绩。如今的我也想逆时针，对老曹说一声：“爸，您一直是我的偶像……”



家庭秀

我们来啦

火热的军营

你的辽阔

是爸爸心里的山海

你的明亮

是妈妈眼中的星星

你的欢喜

是爸爸妈妈和我

天天在一起

李志学配文

定格

图①：陆军某旅开展“军娃夏令营”活动期间，小军娃们一起学习基础急救技能与战伤救护知识。 刘志勇摄

图②：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亲子军事周活动中，小军娃感受匍匐前进动作。 邹寅生摄

图③：近日，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“军属夏令营”活动，图为干部李泽陪妻子和女儿下象棋。 杨广超摄

